

DACHAO
FENGYUNLU

韩秋声 董俊生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大潮
風
云
录

大潮风云录

韩秋声 董俊生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沈阳

大潮风云录
Dachao Fengyun Lu

韩秋声 董俊生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7212工厂印刷

字数：19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印数：1-2,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孟凌军

版式设计：任和

封面设计：赵多良

责任校对：宁桂珍

ISBN

7-205-01163-9/K·97

定价：3.50元

序 言

于 均 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讴歌鞍山集体企业“明星厂长”光辉业绩的纪实专访集——《大潮风云录》即将付梓出版了。

正如她的书名所示，这是改革大潮造就的一代风云人物创业足迹的实录。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正因为书中所收作品，注重真实，不饰虚夸，才使她具有一种至深的感人力量。而精英们以实践揭示的深刻哲理，更给了我们以极为有益的启迪。

我十分敬慕精英们身上淬发出的无私奉献精神——这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高尚情操。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改造客观世界以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当前，具体说来就是改革，就是革除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羁绊，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场更深层次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需要众多的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之做出无私的奉献。我们这些“明星厂长”之所以成为光彩照人的“明星”，突出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他（她）们之中的不少同志，自愿抛开国营企业“家大业大，旱涝保收”的“太平日子”不过，偏偏要

到这“饿不死，活不起”的集体企业来操心受累；放着“铁饭碗”不拿，偏偏来端“泥盆盆”。这在某些眼光短浅、胸无大志者看来，是那么的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然而，在这些精英们看来：人人不谋奉献，只图攫取；人人坐享其成，不谋出力，我们的事业怎能完成！正是他（她）们的这种宽阔胸怀和雄伟气魄，在推进四化伟业进程中，同时也铸造了他（她）们自己的不凡形象。

我还无限钦佩精英们身上爆发出的奔腾不息的创造精神。创造，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基因。开始，摆在“明星”厂长们面前的共同难题，几乎都是企业“内外交困，步履维艰，濒临倒闭”。尽管情况不同，可扭转困难的途径却只有一条，那就是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去开拓新路。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就要有新的办法。而办法不是凭想象就能想出来的。办法是社会信息与人的智慧的高度结合。“明星”厂长们懂得这个道理，因而他（她）们不惜一切地跑，跑痛了腿，跑掉了肉。正是凭跑来的信息，通过自己智慧的选择，选出了适合自己的好办法，各显神通，使一个个破败的企业起死回生。可以说，人类每一项，哪怕是微小的创造性劳动成果，都是体力与脑力高强度劳动的结晶。这一点，对那些抱残守缺却为事业无成而怨天尤人的懒汉们来说，该是一付催人猛悟的清醒剂吧！

我更十分赞赏精英们团结奋进的宽广胸怀。从大处说，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的共同事业，完成它，需要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从小处讲，我们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的事情要办好，绝不是仅靠一、两个人

或少数人的智慧就够了的，同样是需要上下全员的共同努力。精英们没有把自己视为“神仙”、“救世主”，而是看作、实际上也是群众智慧的集中和体现。因此，他（她）们时时事事不忘同群众（包括领导成员和工人群众）商量，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他（她）们还尤其关心群众利益，尊重群众权利，真正形成了上下一心，团结奋进的集体。所谓“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把事情办得好上加好，这不是势所必然吗！

奉献，创造，团结奋进——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些“明星”厂长们的成功之道。

改革大潮，为优秀的中华儿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施展才华的极好机遇；宏图大展的一代精英，必将推动改革大潮更加汹涌澎湃地滚滚向前！

是为序。

目 录

序言.....	于均波 (1)
小船弄桨人.....	徐天宇 (1)
事业英才.....	易长利 (17)
在困境中崛起.....	王家利 (39)
闪光的明星.....	李云德 (53)
大潮中的冲浪者.....	孙景泰 (63)
路, 在脚下延伸.....	何立彬 (79)
小巷飘逸南国香.....	梅宝恒 (96)
豆腐官的情愫.....	张家瑜 (106)
夕阳, 在燃烧.....	李金平 (118)
千万产业人和路.....	赵厚民 周柳军 (129)
他, 正当壮年.....	郁晓婷 (146)
拼搏者.....	李正连 (151)
一曲振兴的歌.....	李德义 (165)
疲惫的勇士.....	史国光 (177)
黎明: 请夜的队伍走开.....	易长利 (186)
纱路春秋.....	晓 河 (212)
古老的梦.....	傅汝新 (225)
走向广阔的世界.....	孙 胜 (235)
壮志满怀不言愁.....	程国生 史可鸿 (244)

功的路，就在脚下.....	刘人蓬(254)
一个务实的人.....	单丹兵(263)
胸膛燃起一把火.....	李云德(270)
进击者之歌.....	陈素琴(279)
“海金”之路.....	章晋良(285)

小船弄桨人

徐 天 宇



45岁，大概到了这个年龄的人，都会有回顾一下自己前半生的时候。或有些遗憾、痛悔，或有些满足和重新设计。……他呢？他在回顾自己吗？好象没有这个时候。一身合体的皮夹克，一条深蓝色的领带，一副高级变色镜，还有那张黑里透红的方脸膛，那副无所畏惧的神态。……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经历既简单，又很复杂的人，成天泡在一个方圆不到2000平方米的小工厂里，消耗着他中年人有限的精力。

厂长，一厂之长啊！他笑了，嘴角上挂着一丝苦意。

“再小的船也得有个划桨的吧！船小掉头方便，五十来个人，大伙一喊号，愿怎么干就怎么干呗！”他说得好轻松，似乎这每年140几万元的产值，60几万元的利润，这每年补助学校的20多万元教育经费，都是他们吹气儿吹出来的！

他说他不爱回顾过去，甚至他对别人也很少提及过去的事情。他总愿意象他的名字那样，云鹏，做一只云中之大鸟，向前飞，展开竞技的双翅，永远飞在前面。他也总愿意做一个赛龙舟上的划桨人，不管是为了希望，还是为了生存，他将永远冲在前面。他很自信，他有这个力量，他有这个性格。

破 舟 补 漏

1983年。

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傅云鹏，地地道道的物理教师，扔下粉笔头，套上一身破劳作服，居然当起了鞍山第一中学校办工厂的一厂之长！他的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教师与厂长之间，到底有什么相通之处？

这是个什么厂啊！产几台破水泵，如今扔到大街上都没人捡。工人们一脸菜色、穷酸得要命。

呸！女工当中飞来几口腥唾沫，正中他的后脊梁。

“又派来个干部！瞧那德行，撩拨几个大姑娘倒还是块材料！……”

“你那臭嘴说不出个人话！”

“呸！厂长刚上任你就溜上啦，真不要脸！”

“你放屁！”

骂开了，揪头发、抓脸皮地打开了。傅云鹏一阵气短！知识分子堆里走出来的，哪能适应这些！

人们的习惯不知什么时候变了，他们不相信干部，上级

派来的，一道线，群众便自然与之隔开，敬而远之。敬而近之的，往往带着一身虚假，哭得令人发麻，捧得叫人发酥。

几个年轻人站在傅云鹏左右。他们早就核计好了，新厂长一到任，立即请调工作。这会儿，个个虎视眈眈，一副混蛋相。

“为什么要走？”新厂长脸沉得象铅砣子。

“得找碗饭吃，哥儿们领不着工资呀！”

“我不是说了吗？厂子要倒闭，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会好起来！你也要走，他也要走，这厂子不就散摊了！”

“傅老师，你也不上外面打探打探，这大集体的小厂象他妈羊粪蛋儿，成堆地滚出来，成堆地踩成扁儿。你这个时候来了官儿瘾，还不等着叫人踩扁了撮出去！得啦，咱们论个哥儿们，一起拜拜算啦！”

傅云鹏啊，傅云鹏，在你的理想当中，有过整治一个厂子的梦想吗？你满脑子的物理公式、能量守恒定律，……你又那么迷恋文学，写小说、诗歌，报纸上发个“豆腐块儿”，你激动得还要唱几句。你的周围都是学生，张张纯真的脸，到处是欢快的笑。可如今，却把你安放到这么个破船里，这是为什么？你是共产党员嘛！国家干部嘛！

这个水泵修造厂，设备叫人偷光了。可工人们谁也不承认，什么偷啊，那是看不见拿的！中国人不是有句格言：

“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吗？

破船到处是洞，快要沉下去了！傅云鹏，你这个时候跳到这里面去，你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啊？

“这就是命运！”记得，十二属相当中，他是属羊的。

“属羊之人，命运大都不很佳”！不知是哪位知天命的人这样告诉过他。

“共产党人是不受命运摆布的！”傅云鹏也记得，好多名人有过这样的格言。

面对这只破船，面对破船里的这些人，他想骂几句，可最终，他还是温和地一笑，嘴角挂上了一丝苦意。

全厂第二次大会。

傅厂长站在几十号人面前，他感觉自己是站到了讲台上。

“我再重申一遍，鞍山第一中学校办工厂，目前正是危难当头。这个时候，有人想走，我告诉他们，随你们的便，去留自由。还有谁想走？现在就站到台前来！”

没再有人动一动，那几个小伙子耷拉着脑袋，站在台前象是等着受宣判。”

“我可告诉大伙，想走的，今天在此地报名，走多少我放多少。从明天开始，也就是公元1983年5月26号，谁再想调转，就是托到天王老子那，我傅云鹏也不放！好，想走的，再给你们五分钟时间，想好了站到台前来！”

下面仍旧没有人动一动。工人们惊愕地看着台上站定的这个大汉。没想到，这个教书的还有这么大的震慑力！

“瞧这愣劲儿，挺有两下子！”一老工人捅了捅另一老工人。

“看这样子，不象是来捞的，是真想干呢！”另一老工人低头低语。

掐着手表，此刻的厂长象裁判员，更象考场上的监考。

五分钟过去了。时间正是这样，有时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有时几分钟艰忍难熬。

“没人走了吗？好！下面本厂长宣布，从明天开始，鞍山水泵修造厂正式恢复生产。也是从明天开始，按厂里新规定，上班迟到三次以上者扣发一天工资；三天事假、五天病假者扣发全月奖金。拿走厂内一件物品者，不管大小，扣发全月工资和奖金并主动向厂部书面检讨。明知故犯两次者，开除厂籍！……”

就这样，想走的走掉了，不想走的，留下了。小船虽破，但它毕竟给人求生的希望啊！更何况，带着一头粉笔灰的这个傅云鹏，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无能。人们需要在暗中观望，这个新头头究竟怎样领着大家补这条破船？

说起来，人的一生能有一次闪光就不错了，更何况，大多数人终生都是灰暗暗的！那时的傅云鹏已经感觉到，自己在40岁上将有一次艰难的拚搏，而且，这将是 he 一生中最闪亮的时候。他的全部热情、智慧、性格和理念，都将在这只小船上倾泻出来。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他开始意识到，真正能够施展才能的地方不是讲台，而是那个安装在活动房里的“厂长办公室”。

逆 水 行 舟

1984年。

刚刚修整，元气还没有恢复的小厂，这会儿又出现了一场骚动。

“听说傅厂长借了两万元买回来一张外国图纸！”

“我的妈呀！外国图纸，能看懂吗？”

“要上新产品啦！国际水平的！”

.....

工人们的议论自不待言。先说这位大厂长，铺开从北京机械开发研究所买来的“美国里奇科尔曼公司下水道疏通机”技术资料，风风火火地召集厂里仅有的那几名技术工人，红头胀脸地，说要上这种ST管道疏通机。

“里奇科尔曼？下水道疏通机？”大伙惊呆了。瞅瞅厂长，那跃跃欲试的样子，不象得了神经质。可这张图纸有多少个大小厂家不敢接收，这是确确实实的事儿呀！你傅云鹏有什么力量把它变成产品呢？凭你那个小破厂？简直是“画饼充饥”！

“别人不敢搞的，咱就偏偏搞出个象样的来，这是背水一战，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为了求生存，干吧，没错！”

在某种势态下，主观臆断倒是能够占上风的，这是傅云鹏后来总结出来的道理。

四十天的时间，傅云鹏象只搬家的蚂蚁，带着技术工人两次走北京，去大连、沈阳、辽阳、海城，究竟进了多少个厂家研究协作项目，到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最后，总算得到部分厂家的同意，落实了新产品零部件及材料的来源。

工人就是给厂长干活的。更何况，有了活干，精神头也不一样了！他们从中看到了厂子的希望，干吧！两台样机昼夜奋战地生产出来了！

在这个国度里，任何事情都不可高兴得过早！权力纷

争，人欲横流，这蝗虫般的骚扰，使你成就事情的过程，显得那样漫长、艰难。可当时的傅云鹏，却不会估计这些，他因此而苦恼，苦恼得头发白了许多根，牙掉了好几颗！

第一次由市科委主持的“下水道疏通机产品鉴定会”。

傅云鹏脱掉破劳作服，扎上领带，穿上西装，头上还抹了足够的发乳。他兴奋得很，各有关单位一百五十多人纷纷到会。高朋满座，唯独忘记了请市标准局的人。也难怪，那时的傅云鹏还不大熟悉企业管理呀！

产品顺利地通过了鉴定。晴天霹雳，市标准局一道死令下达：“水泵修造厂生产的下水道疏通机，未经过标准局组织产品鉴定，只进行了技术鉴定，产品立即停产、停销！”

这可怎么办？傅云鹏懵了，工人们也懵了。

于是，又开第二次产品鉴定会，标准局列为首席客座。一百五十多人重新纷纷到会，戏剧性地，重新各就各位。

八点、九点、十一点了，还不见标准局的标准人物光临。桌上的瓜果梨桃瓜分得精光，会议室烟雾蒙蒙。无锡老正兴饭店打来电话，预约的十几桌酒席全部备好，就等座上之宾了。

“书呆子！”有人等得发急，急中这样称呼起厂长来。“还不亲自去请，不然你这个鉴定又要泡汤！”

其实，傅云鹏早已两次派人去标准局，都回话说马上就来，但人影却始终不见。

说了几遍道歉的话之后，傅云鹏蹬上自行车，硬着头皮来到标准局标准化科。

“这是科长的事，我们哪敢插手！”科员翻着眼皮。

“哎呀！我的事情太多啦！很抱歉，今天就不去了吧！”科长拉着长音。

傅云鹏的头皮有点发麻了！行行好吧！他象只可怜虫，低声下气地推开了局长室的门。有生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现出这副样子，嗓子急得直冒青烟，话都说不出来了。

大驾光临，局长亲自来开鉴定会了。那两台疏通机服服贴贴地卧在那里，听候着说长道短，它总算领到了“出生许可证。”

直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那个标准化科到底有何说道？是他傅云鹏哪个地方长得不标准，还是这小厂什么地方做得不标准？都不是，人心失去了标准，社会失去了平衡，就是这样。

他叹息过。他坐的这只小船太小、太单薄，他摇动双桨的手太笨拙、太蹩脚。他明白，他的船随时会被急转的旋流吞噬，船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他不会放弃手中的桨，他将为命运抗争、周旋、奋斗。……

电业局又一次拉下电闸，工厂被迫停止运转。他只好下令夜间通宵干。“电老虎”发了怒，一根封条，几张罚款单，他的腿肚子有点发抖了。

消防、税务、环保、工商，……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他象个受训的排球手，在无休止地推挡、应酬之中，精疲力竭了。

然而，产品能早日成批生产，畅销，他搁浅的小船能早日破浪前进，这是他巨大的精神支柱。这支柱撑着这位一米七五的男子汉，没有倒下去！

现在，他倒下了。倒在大连去烟台的客轮上，一个最下等桶子仓的角落里。忽忽悠悠，身下铺的那层薄席子，咯得他骨头生疼。

燃着一支香烟，他深深吸了一口，又重重地呼了出去。仓里横七竖八地躺着人，空气里有股臭脚丫子味儿。

挨着他躺着个小伙子，蓬头垢面，那样子看了好不舒服。小伙子翻了个身：“这位大哥，哪的人哪？”一口海蛎子味儿。

“鞍山。”

“鞍山我去过，冒烟的地方太多！”

“那是工业污染，没办法！”

“去烟台办事儿？”

“嗯”。

小伙子神秘地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倒腾点啥货呀？”

“没大的，小打小闹。”他翻了个身，背朝着小伙子，他实在不愿意多说话。

——那小子坐了起来，拍拍他说：“大哥，我瞧你一上船就躺在这抽烟，好象有那么点心思。没关系，做买卖，赔点挣点都是常事儿嘛！”见没有反应，小伙子又躺下了。“等发财那天，老子非他妈坐坐头等仓不可！”

“头等仓？”傅云鹏笑了，嘴角又挂上苦意。

“咋的？有钱啥等的坐不上，穷光蛋才他妈的遭这个洋罪呢！”

是，他傅云鹏确实是个穷光蛋。下水道疏通机要上马，